

# 新加坡国防战略与防务外交

周士新

**【内容提要】**新加坡的国防战略是与其独特的地缘位置和国际与地区安全环境相一致的。自独立以来，新加坡始终对国家安全保持着极高的敏感度，避免因缺乏战略纵深和防御能力而成为其他国家侵略的对象。伴随着对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的认知变化及自身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增长，新加坡国防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相继提出了“毒虾”“豪猪”和“第三代武装力量”等战略理念，并在不断发展进程中。为了进一步优化国家安全环境，新加坡还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防务外交，主要借助东盟平台推进东盟防长会议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其他各层级的多双边防务合作，如五国联防组织，并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军事训练。中国与新加坡的防务合作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理念，双方通过双多边各层级防务官员及智库交流与对话，以及双多边军事培训和演习等渠道都进行了积极尝试，并取得了较多成果，对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具有较强的建设性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 国防战略 防务外交 第三代武装力量

**【作者简介】**周士新，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地区一体化，电子邮箱：zhoushixin@siis.org.cn。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南亚安全格局对我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影响研究”（16ZDA091）的部分成果。

**【DOI 编码】**10.16717/j.cnki.53-1227/f.2020.02.002.

新加坡是东南亚小国，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人口规模也不大，但同时也是一个强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人均在东南亚都是首屈一指的。自独立以来，随着在东南亚地缘战略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新加坡也认识到自己国家安全深受缺乏战略纵深和地区军事力量平衡的影响，以其有限的国家资源，很难抵御大国侵略甚至周边中等邻国的攻击。因此，对国家安全极度敏感，始终试图摆脱安全困境的束缚，以更具前瞻性的战略理念、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更

优化的军事训练,更具战斗力的人员以及更有意志力的战略决策,积极塑造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全球、地区和周边安全环境,是新加坡在和平与动乱时期,在应对内外威胁与危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具小国特色的国防战略。<sup>①</sup>为此,新加坡加强整合国家军事力量和民间资源,实施全面国防战略,有效吓阻潜在对手将新加坡作为攻击目标,保障新加坡的生存与安全。除了这些加强自身能力的措施之外,新加坡还积极推进防务外交,尽可能多地结交战略合作伙伴,避免任何国家将其视为战略对手或敌手。在此过程中,中国与新加坡的防务外交在促进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成为双方建立外交关系 30 周年的重要成就之一。

## 一、新加坡的国防战略

新加坡在 1959 年成立自治政府后,英国依然担负着新加坡的外部安全事务,并协助新加坡发展自己的国防能力。<sup>②</sup>新加坡在 1963 年并入马来亚联邦后,新加坡的国防与内部安全也由联邦承担,新加坡的军事力量也被编入联邦的武装部队。英国也根据 1957 年 10 月 12 日签署了的《英马防卫协定 (Anglo - Malayan Defence Agreement) 》,试图阻止双方的“冲突”。<sup>③</sup>新加坡在 1965 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马来西亚在一段时间内协助新加坡外部安全事务,英国也维持一定程度的军事存在,此后新马军事关系逐渐分离,英军也在 1971 年全部撤出新加坡。这让新加坡深刻认识到,自己必须独立承担国防和国内安全事务,防范印尼的可能入侵,并努力维持马来西亚良好的外交关系,防止其政治干涉,维护自己的独立国家地位,避免马来西亚切断水源影响国家生存。<sup>④</sup>随着新加坡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发展,新加坡在地缘战略上日益担心外部势力影响其赖以生存的海上贸易和地区航运中心的角色,因此不愿接受马来西亚和印尼联手挑战马六甲海峡的传统法定地位。当然,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时期,新加坡都关注全球性大国的地区影响力,追随最强国并在大国间保持战略平衡,同时避

① “Lunch Talk on ‘Defending Singapore: Strategies for a Small State’ by Minister for Defence Teo Chee Hean,” 21 April, 2005, *News Release*, Ministry of Defence, Singapore, p. 1,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MINDEF\\_20050421001\\_1.pdf](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MINDEF_20050421001_1.pdf).

② Tim Huxley, *Defending the Lion City: The Armed Forces of Singapore* (Sydney: Allen & Unwin, 2000), p. 2.

③ David Hawkins, *The Defence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From AMAD to ANZUK* (London: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1972), pp. 24 - 25.

④ Tim Huxley, *Defending the Lion City: The Armed Forces of Singapore* (Sydney: Allen & Unwin, 2000), pp. 6 - 9.

免被牵连进大国战略竞争的漩涡中。

新加坡明确规定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的任务是，通过吓阻和外交促进新加坡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当以上手段无法发挥效用时仍能保障新加坡赢得迅速且决定性的胜利。<sup>①</sup> 外交与吓阻是新加坡国防的两大战略，以确保新加坡拥有一个和平与稳定的环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方面，新加坡使用外交手段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经过战略沟通建立信心等措施与周边国家发展稳定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维持和发展吓阻力量以防范威胁于未然。新加坡的吓阻战略主要是参考瑞士和瑞典等国家实行的全面国防战略。全面国防战略指的是以一种全面性和整合性的反应架构来应对所有的威胁与挑战，它整合军事、民事、经济、社会和心理防卫等五个方面的因素推进国防建设，并以军事为核心，动员国家有形和无形力量支持军事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福祉。同时，希望所有人能从社会的任何角落提供各层级的力量，有效增强国家凝聚力，保障国家免受安全威胁。<sup>②</sup> 与发展军事力量形成吓阻能力和态势相适应的是，新加坡提出了一些军事吓阻理念。

第一，“毒虾”（Poisonous Shrimp）战略。在独立之初，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提出了“毒虾”战略，表示新加坡犹如一条鱼群中的小虾，但却是一个有毒的小虾。在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的世界里，新加坡必须成为“能产生剧毒的小虾”，<sup>③</sup> 小鱼“吃下它就会死”。<sup>④</sup> 它既要能与“鱼群”共存，又也能避免被“大鱼”吞掉。这意味着，新加坡虽然只是一个小国，但是却可以让入侵者难以吞噬且所付出的代价会远远超过其获得的利益。这一概念是新加坡“全面国防”战略的重要支柱，<sup>⑤</sup> 强调新加坡武装力量要保持有效的威慑能力，已经准备好应对威胁其安全的行动，<sup>⑥</sup> 警告任何敌人不要采取任何影响新加坡安全与主权的行动。

第二，“鱼群”（Grouping）战略。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地区一体化的进展而出现的。李光耀认为，只有与东南亚这个鱼群和睦相处，广交善缘，

① Ministry of Defence, “Mission,” <https://www.mindef.gov.sg/web/portal/mindef/about-us/mission>.

② “What is Total Defence?” Ministry of Defence of Singapore, [https://www.mindef.gov.sg/oms/imindef/mindef\\_websites/topics/totaldefence/about.html](https://www.mindef.gov.sg/oms/imindef/mindef_websites/topics/totaldefence/about.html).

③ Tommy Koh and Amitav Acharya, *The Quest for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of a Pragmatic Idealist*, Th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88), p. 177. Mark Farrer, “The Poison Shrimp Matures,” *Asia-Pacific Defense Reporter*, December 1999, p. 16.

④ Diane K Mauzy and R. S. Milne, *Singapore Politics under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170.

⑤ 刘琳《新加坡：不可小觑的东南亚“毒虾”》，《环球军事》，2003年第4期，第42页。

⑥ Mohamad Faisal Keling, “The Impact of Singapore’s Military Development on Malaysia’s Security,”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 Vol. 2, No. 2, June, 2009, p. 69, <http://repo.uum.edu.my/7275/1/2306.pdf>

做个“有毒的好邻居”，这个小虾才能生存下来。<sup>①</sup> 一条小鱼容易被吃掉，但如果汇聚成一群就不容易被吃掉。<sup>②</sup> 这意味着，新加坡不仅要将军事战略目标转为在遭到入侵时迅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且要通过与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和其它国家建立安全认同，改善周边和地区安全环境。因此，新加坡是推进建设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国家之一，也是从中获得实际好处最多的国家之一。

第三，“豪猪”（Porcupine）战略。1982年，李显龙在担任新加坡武装力量参谋总长首次发表演说时表示，“毒虾”战略是一种自杀或投降的选择，无法在新加坡领土上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或者说御敌于国门之外。新加坡的军事战略应向入侵者传达出一种信号：新加坡即使无法预防入侵者，但入侵者不仅会付出极大代价，而且无法取得最终胜利。因而，新加坡必须摆脱“毒虾”形象，建立能够胜任反击任何侵略并保全自身的军事力量，<sup>③</sup> 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豪猪”战略。<sup>④</sup> 豪猪身上长满尖刺，不仅可以对入侵者造成伤害，而且可以制造出一定的防卫纵深，在阻止入侵者继续行动的同时，也可能避免自身造成伤害。这与当时新加坡海空军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进步，具有一定预警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实际情况是相适应的。

比较而言，“毒虾”战略在本质上具有失败主义的性质，承认新加坡不能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只希望在城区与敌人展开“斯大林格勒”式的战斗，旨在增加将侵略者的人员和物资损失上升到无法接受的程度。<sup>⑤</sup> 毕竟，尽管警告色彩明显，但“毒虾”个头太小，能力太弱，对捕食者来说可谓是能稳操胜券。从过程上看，“毒虾”战略意味着新加坡首先要被活吃，新加坡武装部队将不得不对一场最终无法取得保家卫国胜利的战争。<sup>⑥</sup> 此后，入侵者才可能发现自己因此也遭到了重创。新加坡这种极为保守的战略思想源于其国家安全存在的内在缺陷：首先，缺乏战略纵深。如果新加坡遭受袭击，没有空间撤退，难以有效

① 隆德新 《困局与超越：小国危机意识下的新加坡东盟战略解构》，《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4期，第31页。

② 陈春安 《“毒虾策略”还有效吗？》，联合早报网，2019年1月31日，<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views/story20190131-928515>。

③ Bilveer Singh, *The Vulnerability of Small States Revisited: A Study of Singapore's Post-Cold War Foreign Policy* (Yogyakarta: Gadjah Mad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81.

④ Pak Shun Ng, "From 'Poisonous Shrimp' to 'Porcupine': An Analysis of Singapore's Defence Posture Change in the Early 1980s," Working Paper No. 397, 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pril 2005, p. 1, [http://ips.cap.anu.edu.au/sdsc/papers/wp/wp\\_sdsc\\_397.pdf](http://ips.cap.anu.edu.au/sdsc/papers/wp/wp_sdsc_397.pdf).

⑤ Richard A. Deck, "Singapore: Comprehensive Security - Total Defence," in Ken Booth and Russel Trood, *Strategic Cultur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oundmills: Macmillan, 1999), p. 249.

⑥ Tim Huxley, *Defending the Lion City: The Armed Forces of Singapore* (Sydney: Allen & Unwin, 2000), pp. 56 - 57.

地组织反攻。如果仅采取纯粹的防御性战略，对手能够通过封锁和轰炸，而不需侵占就可以轻易地使新加坡投降。其次，持久力有限。新加坡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缺陷，物质不充分，民众没有战斗经验。再次，社会多样性。新加坡是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但种族、民族、宗族成分相当复杂。国内社会多样性往往难以形成强劲的凝聚力，在遇到重大威胁时难以建立和维持强大的抵抗力量，会让国家安全的脆弱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第四，第三代武装力量建设（3G SAF）。这一概念是相对而言的。新加坡第一代武装力量是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主要是为新加坡国家安全提供最基本保障。第二代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实现了新加坡陆海空军装备升级和现代化。到了21世纪，特别是“9·11”恐怖事件后，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间的低烈度武装冲突、恐怖主义、维和、人道主义危机等引发的各种事件等，以及世界新科技革命引发的各种问题，都促使新加坡必须对其国防战略作出前瞻性地转变。2004年，新加坡武装力量开始了第三代转型，升级为一只先进的网络部队，可以在各种条件下进行作战，有能力保护国家免受任何直接威胁，并在和平时期灵活应对恐怖主义、海盗和自然灾害等带来的跨国安全挑战。新加坡第三代武装力量特别注重陆海空协同作战能力的联系与整合，并通过“以整合知识为基础的指挥控制系统”协同指挥人员和作战人员之间的行动，创造有利的战场环境，以赢得战场的决定性胜利。此外，为应对更多不确定性的新威胁，新加坡还提出了建设下一代武装力量的概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建立新的网络司令部来应对网络攻击和混合战争；成为全球高新技术竞争中的参与者；建立新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军训城（SAFTI City）。这些将使新加坡武装部队能够更好地协同利用各种政策和技术来应对新的威胁。<sup>①</sup>

无论如何，新加坡从未对外宣示将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sup>②</sup>无论是“毒虾”还是“豪猪”都不会主动发起进攻的动物，只是在遭受攻击时才会做出预防性，甚至是本能性的反应。相比之下，“毒虾”的预防性能力更差，在遭受攻击后基本上难有自保的可能性。因此，“毒虾”战略也往往被称为“黄蜂（Wasp）”战略。第三代武装力量甚至还被称为“海豚（Dolphin）”战略，意味着新加坡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温和型的国家，但在遭到攻击时，也会迅速做出激烈的反应。另外，海豚在预知和预防危险方面表现更好，且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进行活动，显示

<sup>①</sup> “3G SAF”，Ministry of Defence of Singapore，<https://www.mindef.gov.sg/web/portal/mindef/defence-matters/defence-topic/defence-topic-detail/3g-saf>.

<sup>②</sup> Tim Huxley, *Defending the Lion City: The Armed Forces of Singapore* (Sydney: Allen & Unwin, 2000), p. 56.

出新加坡试图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在第三代武装部队概念提出的当年,新加坡就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了三国联合巡逻马六甲海峡的行动(Malsindo),共同打击海盗。<sup>①</sup>当然,新加坡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强调国家军事力量建设的防御性特征,有助于提升国家军事理念的国际合法性。世界上以进攻性理念作为建设军事力量目标的国家非常少见,新加坡提出这样的理念也符合国际军事战略的潮流。

## 二、新加坡的防务外交

从概念上看,防务外交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防务外交是指,在和平时期,军事人员采取各种有效的非战争行为,实现与其他国家发展特定关系的战略目标。<sup>②</sup>狭义上的防务外交是指,相关国家的军事人员尤其是国防部官员和军事院校的文职和服务人员,在和平时期进行的各种交流性活动,旨在消除相互间的敌意,建立和维持信任,以及协助提升军队的责任感,为预防和解决冲突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sup>③</sup>此外,安德鲁·科特伊和安东尼·福斯特还认为防务外交具有新旧之分。旧型防务外交主要是基于现实政治,强调权力政治的平衡和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指的是和盟友及友好国家进行各种传统防务合作活动,以制衡或威慑敌人,维护势力范围,支持友好政权,压制国内反对派或促进商业利益,如军售或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关系。新型防务外交指的是,与潜在的或以前的对手进行防务合作,支持民主、善政和人权,提升这些国家处理安全问题的能力。<sup>④</sup>从形式上看,新型防务外交更像

① Koh Swee Lean Collin, "The Malacca Strait Patrols: Finding Common Ground," *RSIS Commentary*, No. 091, 20 April 2016, p. 2, <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6/04/CO16091.pdf>.

② Martin Edmonds and Greg Mills, *Beyond the Horizon: Defence, Diplomacy and South Africa's Maritime Opportunities*,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Centre for Def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Johannesburg/London, 1998, p. 106; Winger, Gregory, "The Velvet Gauntlet: A Theory of Defense Diploma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hat do Ideas Do? Junior Visiting Fellows' Conferences, Vienna, 2014, <http://www.iwm.at/publications/5-junior-visiting-fellows-conferences/the-velvet-gauntlet/>.

③ Andrew Cottey and Anthony Forster, "Reshaping Defence Diplomacy: New Roles for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Adelphi Paper* 365,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6; "Supporting Essay Four: Defence Diplomacy," in Ministry of Defence of United Kingdom, *Strategic Defence Review*, Presented to Parlia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July 1998, pp. 105-106, <http://fissilematerials.org/library/mod98.pdf>.

④ Andrew Cottey and Anthony Forster, "Reshaping Defence Diplomacy: New Roles for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Adelphi Paper* 365,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 杨丹志《香格里拉对话:缘起、特征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2期,第9页。

是军事领域的公共外交。<sup>①</sup>因此，从倾向上说，防务外交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建设性的以促进合作为主要目标的军事外交。

新加坡在独立初期仍然受英国远东指挥部驻军的保护，双方之间的防务关系基本上是一体的，而马来西亚在新加坡也具有一定数量的驻军，但这些都很难界定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防务外交。自1971年英国陆续撤出驻军后，新加坡的防务外交才逐渐开展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参与构建小多边准联盟合作机制。1971年11月1日，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五国建立了五国联防组织，同意在防务方面进行合作，如发生由外部组织或其支持的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任何形式的武装攻击或武力威胁，五国政府将立即进行磋商，以决定集体或单独地采取措施对付这种攻击或威胁。<sup>②</sup>这是东南亚地区最早建立的具有行动意向的多边安全安排，也是欧洲国家与东南亚唯一具有直接军事安全政策联系的组织。自成立以来，五国联防组织不仅完成了最初建立时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提供空中防御的使命，而且逐渐适应了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演习、联合培训等项目活动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多边安全组织之一。<sup>③</sup>然而，五国联防组织是否为军事联盟的本质属性并不明确。五国联防组织虽然存在成员间明确的安全承诺，但它更强调自己是一种不具有任何强制意义的安全协商安排。在某种程度上看，五国联防组织仅仅是一个“松散的安全磋商机构”<sup>④</sup>，或者可以称作是一种最松散形式的联盟。

第二，参与包括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的东盟内部防务合作。2006年5月9日，首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作为东盟内部最高的防务磋商与合作机制，东盟防长会议旨在通过加深理解东盟防务与安全挑战以及提升透明度和开放性，促进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和信心。<sup>⑤</sup>从结构上看，东盟防长会议向东盟各国元首直接提供报告，同时在高官会议的帮助下，与东盟外长会等外交框架建立密切的工作联系。<sup>⑥</sup>第二届东盟防长会议2007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通过了三份重要文件《建立东盟防长会议概念文件协议》、《东盟防长会议

① 周士新 《东盟防务外交与中国的政策选择》，《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7期，第26页。

② 尚金红、李瑞景 《新加坡加强国防安全战略》，《当代世界》2007年第3期，第63页。

③ Damon Bristow, "The 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 Southeast Asia's Unknown Reg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1, April 2005, p. 11.

④ 官少朋 《“五国联防”今昔》，《外交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39页。

⑤ ASEAN, "About the?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ADMM)," 6 February, 2017, <https://admm.asean.org/index.php/about-admm/about-admm.html>.

⑥ ASEAN, "Concept Pape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SEAN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https://asean.org/?static\\_post=concept-paper-for-the-establishment-of-an-asean-defence-ministers-meeting-2](https://asean.org/?static_post=concept-paper-for-the-establishment-of-an-asean-defence-ministers-meeting-2).

三年工作计划 (2008 - 2010 年)》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概念文件》。<sup>①</sup>《建立东盟防长会议概念文件协议》提供了东盟防长会议的机构框架,制定了东盟防务合作的“指挥链”。作为最高部级防务和安全磋商与合作机制,东盟防长会议应在东南亚举行所有与防务有关的会议,其中包括当前东盟框架外的军事交往。<sup>②</sup>从当前来看,东盟防长会议讨论的主题主要有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海洋安全、军事医学、反恐、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排雷行动等六大领域,并围绕这些议题建立了一些相应的合作机构。东盟防务外交也存在着多轨的合作架构,这主要体现在东盟防长会议的二轨机制,如在 2007 年 8 月 23 日成立的东盟防务和安全研究所二轨网络 (NADI)<sup>③</sup>以及包括东盟国防军事研究机构和由退伍军人参与组织的会议形式。尽管参加 NADI 的机构比较多元,但绝大多数来自军方,且其主要是为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和东盟防务高官会议服务的。此外,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 (JIDD)、香格里拉对话会 (SLD) 等也是新加坡参与和进行防务外交的重要防务对话平台。

第三,参与包括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在内的地区防务合作。根据 2010 年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 4 届东盟防长会议通过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概念文件: 格局和组成》<sup>④</sup>和《扩大会议的概念文件: 模式和程序》,2010 年 10 月 12 日在越南的河内东盟各国国防部长与东盟 8 个对话伙伴国国防部长举行首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东盟国防高官扩大会议,负责落实扩大会议达成的条约和决定,同意建立专家工作组,促进在人道主义援助/灾害救援、海洋安全、维和、反恐和军事医学等五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是东盟及其 8 个对话伙伴国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平台。<sup>⑤</sup>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最初每三年举行一次。2012 年 5 月 29 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六届东盟防长会议通过的《审查扩大会议频率的概念文件》宣布每两年举行一次东盟防

① ADMM,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on Enhancing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14 November 2007, p. 3, <http://admm.asean.org/dmdocuments/2.%20Joint%20Declaration%20of%20the%20ASEAN%20Defence%20Ministers%20on%20Enhancing%20Regional%20Peace%20and%20Stability.pdf>.

② ADMM, “Protocol to the Concept Pape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ADMM),” 14 November, 2007, Singapore, pp. 1 - 3, <http://admm.asean.org/dmdocuments/2.%20Protocol%20to%20the%20Concept%20Paper%20for%20the%20Establishment%20of%20the%20ADMM.pdf>.

③ “NADI: Track II Network of ASEAN Defence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 <http://www.rsis.edu.sg/nadi/>

④ ASEAN, “ADMM Plus: Configuration and Composition,” 11 May, 2010, Ha Noi, Vietnam, pp. 1 - 3, <http://admm.asean.org/dmdocuments/6.%20ADMM-Plus%20Configuration%20and%20Composition.pdf>.

⑤ ADMM, “About the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ADMM - Plus),” 6 February, 2017, <https://admm.asean.org/index.php/about-admm/about-admm-plus.html>.



长扩大会议。<sup>①</sup> 目前每年举行一次，与东盟防长会议肩并肩举行。2013年6月，扩大会议成功地在文莱举行了首次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HADR）和军事医学演习。<sup>②</sup> 值得关注的是，东盟防长会议与东盟防长扩大会议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sup>③</sup> 但两者在议程议题上却越来越趋向一致。

第四，与一些域外国家形成的双边防务合作关系。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联邦宣布独立后，就立即得到了美国的承认，两国在1966年4月4日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迅速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为维持美国对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sup>④</sup> 新加坡与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战略安全合作，例如，通过为美国海军行动提供维护和补给设施，以及协调刚刚联成一体东盟各成员国，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极力阻止越南在东南亚地区扩大战争范围。<sup>⑤</sup> 即使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安全威胁已经基本消失，新加坡仍然认为美国是唯一愿意并有能力去干预一场危机的国家，<sup>⑥</sup> 将美国作为其大国军事战略里最重要的大国。<sup>⑦</sup> 新加坡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在冷战结束前后就已经迅速升温。1988年1月，新加坡在美国设立了首个空军培训支队。1990年11月10日，也就是在新加坡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1个月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美国副总统詹姆斯·丹·奎尔在日本东京签署了《使用新加坡军事设施的谅解备忘录》，有效期15年，到期后再进行评估，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前沿军事部署提供了便利条件。<sup>⑧</sup> 根据该《备忘录》，美国空军可以在新加坡巴耶利峇空军基地和胜宝旺海军基地轮驻，美国海军1992年在新加坡建立了后

① ADMM, "Concept Paper on Review of Frequency of ADMM - Plus Meetings," 29 May 2012, Phnom Penh, Cambodia, pp. 1 - 4, <http://admm.asean.org/dmdocuments/14.%20ANNEX%20-%20Concept%20Paper%20on%20Frequency%20of%20ADMMPlus%20Meeting.pdf>.

② MINDEF, "SAF and Other Militaries Conclude the ADMM - Plus HADR/MM Exercise," Singapore, 20 June, 2013, [http://www.mindef.gov.sg/imindef/press\\_room/official\\_releases/nr/2013/jun/20jun13\\_nr.htm](http://www.mindef.gov.sg/imindef/press_room/official_releases/nr/2013/jun/20jun13_nr.htm).

③ Siew Mun Tang, "ASEAN and the ADMM - Plus: Balancing between Strategic Imperatives and Functionality," in Roundtable: The ADMM - Plus and the Future of Defense Diplomacy in the Asia - Pacific, Asia Policy, No. 22, July 2016, p. 79.

④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年，第554页。

⑤ "Singapore and the U. S.: Security Partners, not Allies," Strategic Comments, Vol. 19, No. 5, August 2013, pp. viii - ix.

⑥ Bilveer Singh, *The Vulnerability of Small States Revisited: A Study of Singapore's Post - War Foreign Policy* (Yogyakarta: Gadjah Mad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98.

⑦ 魏炜《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研究（1965 - 199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⑧ Ong Keng Yong, "Pursuing Mutual Strategic Interests: Lee Kuan Yew's Role in Singapore - US Relations," *RSIS Commentary*, No. 064, 24 March, 2015, pp. 2 - 3, <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5/03/CO15064.pdf>.

勤机构,美国空军定期到新加坡进行军事演习。1998年11月10日,新加坡和美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附录》,明确美国海军舰只可以使用新加坡樟宜新海军基地。<sup>①</sup>2005年7月12日,新加坡和美国签署了《关于在国防和安全合作领域建立更紧密伙伴关系的战略框架协议》<sup>②</sup>,作为促进双边国防和安全领域合作的正式框架。这个协议还包含了一份《国防合作协定》,双方扩大了合作范围,包括了国防合作的所有新领域,是冷战以来一个非美国盟友首次作出这样的安全合作承诺,<sup>③</sup>也是新加坡和美国成为主要安全伙伴关系的标志。<sup>④</sup>2019年9月23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1990年谅解备忘录修正议定书》,这是第二次更新协定,意味着谅解备忘录将再延长15年。<sup>⑤</sup>

然而,最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外交往往是以具体的防务合作项目与行动为主要特征的,体现出新加坡防务合作的务实性和高效性。新加坡与一些国家签署了合作协定,目前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澳大利亚、文莱、法国、泰国、新西兰、印度和美国都有训练基地,主要供空军和陆军使用。<sup>⑥</sup>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在1993年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新加坡空军在澳大利亚皮尔斯皇家空军基地设立飞行训练学院,进行基本飞行课程训练。此外,新加坡空军在奥基(Oakey)、达尔文、安伯利(Amberley)和塔姆沃思(Tamworth)进行直升机训练、战斗机训练和飞行资质评估。2017年8月21日,双方签署协议,提升新加坡空军在澳大利亚飞行训练安排,并将这种安排延长25年至2043年。<sup>⑦</sup>新加坡武装部队在美国有四大驻地,分别是按照“和平卡文II”项目入驻亚利

① Michael Richardson, "Visit Is First by Foreign Warship to New Base: Singapore Welcomes U. S. Aircraft Carrier,"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2001, [http://www.nytimes.com/2001/03/22/news/22iht-a4\\_65.html](http://www.nytimes.com/2001/03/22/news/22iht-a4_65.html).

② "Strategic Framework Agreement for a Closer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12 July 2005, Washington, D. C., the United States, pp. 1 - 4, <https://2001-2009.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95360.pdf>.

③ Emma Chanlett-Avery, "Singapore: Background and U. 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ly 26, 2013, p. 3, <https://www.fas.org/sgp/crs/row/RS20490.pdf>.

④ "Factsheet: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Agreement," Ministry of Defence, Singapore, July 12, 2005, p. 2,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MINDEF\\_20050712001/MINDEF\\_20050712003.pdf](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MINDEF_20050712001/MINDEF_20050712003.pdf).

⑤ 杨浚鑫《新美再更新协定 让美沿用我国军事设施》,联合早报网,2019年9月24日,<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90924-991589>.

⑥ 雷炎《新加坡空军在美国》,《凤凰周刊》总第514期,2014年7月25日,<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690>.

⑦ 蓝云舟《我国在澳洲空军训练协议延至2043年》,联合早报网,2017年8月21日,<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70821-788861>.

桑那州路克基地 ( Luke Air Force Base) 的 F-16C/D 战机、按照“和平卡文 V”项目入驻爱达荷州蒙廷霍姆基地 ( Mountain Home • Air Force Base) 的 12 架 F-15SG 战机、按照“和平尖兵”项目入驻亚利桑那州马拉那市帕纳机场的 8 架 AH-64D 武装直升机、按照“和平草原”项目入驻得克萨斯州大草原城轩尼斯机场的 6 架 CH-47SD 运输直升机, 等等。<sup>①</sup> 2017 年 4 月 10 日, 新加坡空军的 F-15SG 战机飞抵关岛安德森基地, 与美国空军第 44 战机中队进行联合空战训练。这也是新加坡空军首次将战机部署在美军关岛基地。<sup>②</sup> 2019 年 12 月, 新加坡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 新加坡空军将在美国关岛基地建立训练分队, 其 F-15SG 和 F-16 战斗机以及其他支援保障装备将进驻关岛。<sup>③</sup>

### 三、中国与新加坡的防务外交

尽管之前双方国家领导人正式实现了互访, 但新加坡与中国直到 1990 年 10 月 3 日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2020 年是中新建交 30 周年, 中新防务外交也正在掀开新篇章。在此之前, 新加坡曾与中国台湾地区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 存在着不具有国际合法性的防务外交, 特别是双方之间的“星光计划”, 对中国及两岸关系造成了极大伤害, 至今仍没有完全断绝。“星光计划”是 1975 年 4 月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与时任中国台湾“行政院长”蒋经国签署, 让新加坡武装部队步兵、炮兵、装甲兵与突击部队赴中国台湾使用军事营区与训练场, 实施作战训练, 并与中国台湾地区武装力量实施联合操演。双方每年 11 月都会举行“星光会议”, 讨论下一年度新加坡“星光部队”受训人数与项目。新加坡“星光部队”年度训练一般安排在 5 月到 9 月之间, 步兵、炮兵、装甲兵和突击部队定期轮流到屏东恒春基地、云林县斗六基地、新竹湖口装甲兵基地进行训练。<sup>④</sup> 对此, 早在 1976 年 5 月,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第一次访华时, 中国领导人就曾明确表示质疑, “新加坡与台湾地区发展了军事联系, 这同新加坡政府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矛盾”。多年来, “星光计划”不仅让新加坡单方面获益, 台湾地区也可通过新加坡向日本、欧洲国家购买一些先进武器装备, 包括

① 雷雷炎 《新加坡空军在美国》, 《凤凰周刊》总第 514 期, 2014 年 7 月 25 日。

② 《首落安德森: 新加坡最强 F-15SG 现身关岛将与美军合练》, 东方军事, 2017 年 4 月 18 日, <https://mil.eastday.com/a/170418190042675.html>。

③ 张亦弛 《美同意新加坡在关岛训练有“背后盘算”》, 《参考消息》, 2019 年 12 月 11 日, 第 9 版。

④ 余璐 《台担心与新加坡“星光计划”生变》, 《环球时报》, 2019 年 10 月 29 日, 第 10 版。

快炮、快艇等。无疑,新加坡扮演着中国台湾与其它国家之间“军火中介”的角色。2016年11月23日,9辆新加坡的装甲运兵车从中国台湾以船运返新加坡,中途经厦门及香港时,涉嫌未经申报进入香港水域而被查扣。对此,2016年11月29日,新加坡外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在出席《海峡时报》举办的论坛时强调,“我们不会允许任何单一事件挟持新中关系”;“这并非机密,形式也没有改变。新加坡不能遗忘曾协助我国建立武装部队的老朋友”。<sup>①</sup>

近年来,新加坡在中国台湾训练的兵力在逐渐减少,与中国大陆的军事合作却在大幅增加,<sup>②</sup>中新防务外交越来越走向合法与正规。从机制上看,中国和新加坡的防务外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中的防务外交。中国和新加坡都是其中重要的成员,积极参与和主持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各种论坛及活动等。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东盟+8”国家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从2010年起至今已经举行了6届。即使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中国和新加坡国防部长不仅在多边场合参与各种活动,而且还可以利用会议间隙举行一些双边性的对话,讨论一些具体的议题,提升相互间的信任水平。

第二,参与包括中国—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的防务外交。中新两国国防部长在中国—东盟国防部长期间举行会晤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东盟防长会议期间,中国国防部长访问会议主办国,与东盟防长举行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并与新加坡国防部长举行双边会谈;二是在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与新加坡国防部长举行会谈;三是邀请包括新加坡国防部长在内的东盟国防部长访问中国。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中国与东盟各国防务部门经过协调,在2018年举行了联合海上系列演习。2015年10月16日,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围绕“迈向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强防务安全合作”的主题发言中,提出中方愿与东盟国家于2016年在南海海域举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联合训练”和“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sup>③</sup>2017年10月23日,第七次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在菲律宾克拉克举行,常万全部长与东盟10国防务部门领导人共同出席,再次提出与东盟开展海上联演的主张,得到了积极

① 于冬 《新加坡装甲车被查扣背后》,《南方周末》,2016年12月15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491?\_t\_l\_t=0.5215724838556978.

② 余璐 《台担心与新加坡“星光计划”生变》,《环球时报》,2019年10月29日,第10版。

③ 陶社兰 《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在京举行》,中新网,2015年10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5/10-16/7573324.shtml.

响应。2018年2月6日,第8次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提出,要将推动开展海上联演、反恐合作等蓝图变为现实。<sup>①</sup>中国-东盟“海上联合-2018”联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18年8月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进行沙盘演练,重点为如何应对海上事故,包括联合搜救与医疗救援,以及使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靠近事故船只,并演习直升机在彼此的军舰上降落。<sup>②</sup>第二阶段为2018年10月在中国湛江及其以东海空域进行的实兵演习,分为港岸活动、海上演练和演习总结三个部分。演习活动聚焦“搜救行动”,重点为如何应对海上事故,包括联合搜寻与医疗救援,以及训练执行《海上意外相遇准则》,练习直升机在彼此军舰上降落。在此期间,各方进行了多项文化体育、军事医学、潜水作业、落水急救等全方面的研讨和交流,同时也展开组织战术桌面推演和举行舰艇开放活动等。

第三,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防务外交。2005年11月,新加坡国防部长张志贤访问中国,会见了中国前国防部长曹刚川,双方首次讨论了防务交流和安全合作协议事宜。2006年4月,曹刚川访问新加坡时,双方同意为建立双边防务合作伙伴关系框架而努力。2008年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与新加坡国防部常任秘书郑子富签署了《防务交流和安全合作协议》,两国间的军事交流和互访走向正式化,再次肯定了“中新两国之间温暖而密切的友谊,以及双方加强防务交流与安全合作意愿”。防务政策对话机制的确立,在两军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此外,该协议还包括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害救济任务等。<sup>③</sup>

根据《防务交流和安全合作协议》,中新两国至今举行了至少四次“合作”陆军演习和一次海事演习。2009年6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安保联合训练在广州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展开,双方均派出观摩团进行现场观摩,这是中国首次与外军进行安保联合训练。这次中新两国联训以“安保领域”而非“反恐”名义,为两国今后在安全领域合作奠定基础。<sup>④</sup>2010年1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新加坡开始安保联合训练,旨在进一步巩固两国两军传统友谊,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促进两军务实交流与合作。2015年5月19日至24日,中国海军玉林舰应邀赴新加坡参加“2015年亚

① 《第八次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在新加坡举行》,中国政府网,2018年2月7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2/07/content\_5264792.htm.

② 《中国与东盟完成海上联合军演沙盘推演》,观察者网,2018年8月3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18\_08\_03\_466797.shtml.

③ 陶社兰 《中新签署防务合作协议 韩抱怨中韩军事热线推迟》,中国网,2008年1月7日,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txt/2008-01/08/content\_9497799.htm.

④ 妮尔视 《香港文汇报:把外国军队“请进来”的意味》,中新网,2009年7月20日,http://www.chinanews.com/hb/news/2009/07-20/1782199.shtml.

洲国际海事防务展”、西太海军论坛多边演习和“中新合作—2015”双边海上联合演习。在5月24日的“中新合作—2015”演习中,玉林舰与新加坡“刚毅”、“勇士”两舰进行了多层次的舰艇战术、技术研讨活动。<sup>①</sup>2014年11月2日,中新两国军队在南京军区某综合训练场举行开训仪式,首次组织为期8天的课题为“步兵连山地联合战斗行动”的传统安全领域联合训练。中新双方采取联合组训、共同指挥、并肩作战的方式,按照理论研讨、共同训练、互动交流、课题演练等步骤组织实施,期间穿插进行战斗体能友谊赛、参观武器装备等课目。<sup>②</sup>2019年7月27日,中国与新加坡陆军联合训练在新加坡陆军第3师裕廊营区举行开幕式。此次联合训练共计13天,新方派出陆军第一突击营反恐精英共120人参加,中方出动陆军第74集团军精锐兵力120人。此次联训以城市反恐为中心,分为混编专业训练和实兵综合演练2个阶段,包含房间突入、警戒搜索、狙击斩首、医疗救护、绳降等多个课目,重点进行特战小队的反恐专业训练和营救行动综合演练,旨在提升战术层面战术技术交流。<sup>③</sup>

2019年10月20日,在中国访问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双边会晤后签署协定,更新2008年签订的《防务交流与合作协定》。<sup>④</sup>除了两国防务机构正在进行的活动正式化外,增强版的《防务交流与合作协定》还包括了以下几方面新的合作与交流领域,如将设立两国防长定期对话的机制;在诸如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等多边会议和对话中继续进行高层互访;定期举行扩大规模的海陆空军双边演习与互动;为参加双边演习的军队签署一份《访问部队协议》,建立相互后勤支持安排;军事院校和智库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以及建立双边热线等,提升新中双边防务合作。两国也将通过《访问部队协议》,确立对来访参加双边演习的部队的安排。<sup>⑤</sup>双方在会见时还讨论了拓展双边防务合作的具体提案,例如把代号“合作”的陆军演习的规模,从一个连提高到一个营。两位防长也期待从2020年起,使代号“合作”的陆军演

- 
- ① 蒋辉 《“中新合作—2015”海上演习正式开始》,新华网,2015年5月25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25/c\\_127836463.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25/c_127836463.htm).
- ② 《中国新加坡陆军联合训练开训 演练步兵连山地战》,环球网,2014年11月3日, <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9CaKrnJFLEU>.
- ③ 韩松豫 《“合作—2019”中新陆军联合训练正式开始》,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9-07/28/c\\_1210218012.htm](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9-07/28/c_1210218012.htm).
- ④ 游润恬 《新中更新防务协定 显著提升双边合作》,联合早报网,2019年10月21日, <https://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singapore/sg-cn/story20191021-998636>.
- ⑤ “Fact Sheet: Enhanced Agreement on Defence Exchanges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ADESC),” Ministry of Defence of Singapore, 20 October, 2019, [https://www.mindef.gov.sg/web/portal/mindef/news-and-events/latest-releases/article-detail/2019/October/20oct19\\_fs](https://www.mindef.gov.sg/web/portal/mindef/news-and-events/latest-releases/article-detail/2019/October/20oct19_fs).

习和代号“海事合作”的军事演习变得更加制度化。<sup>①</sup>

从中国与东盟的角度来说，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厚此薄彼的情况相对较少。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防务外交更多是通过多边机制，特别是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机制进行的，双边防务外交虽然自冷战结束以来也普遍存在<sup>②</sup>，但并没有影响到多边合作的有效性。相对来说，中新两国之间的防务合作确实在许多方面走在了中国与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前面。中国与新加坡防务外交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召开和举行双边和多边各层级的联合培训和演习；二是召开和举行双边和多边各层级的正式和非正式防务对话。中新两国国防部各层级官员利用各种场合进行互访和接触，双方涉及国防事务的智库学者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交流。尽管中新在有关南海问题、中美关系和地区合作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两国总体上都能够按照双方建交时的承诺，按照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基础上处理相互间的防务关系。

#### 四、结 语

新加坡自取得自治以来，在国家安全上付出的战略资源相比东南亚其他国家来说，是异于寻常的，反映出新加坡对国家安全的极度重视，以及强烈保卫国家免受外来干涉或侵略的政治意志。强有力的国防为新加坡的和平与进步奠定了基础。新加坡武装力量还为推进建设地区和全球安全架构做出自己的贡献。毕竟，维护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新加坡的国家利益。<sup>③</sup> 以此为基础，新加坡积极对外开展防务外交，与更多的国家建立防务合作关系，成为一支活跃而友好的“毒虾”，并在促进地区防务一体化中做出了积极努力。近年来，中国与新加坡的防务外交发展迅速，成效卓然，促进了中新两国政治安全信任和中国—东盟防务合作关系，也符合两国国防战略的目标选择。当然，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得更趋复杂和不确定，新加坡的国防理念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况。作为一个高度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城市国家，新加坡能否在不断演进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中保全自己、促进国家利益，对国际和地区安全作出超出自己体量的建设性贡献，非常值得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和高度期待。

(责任编辑 朱翠萍)

① 《美媒文章：中新加强防务协议意义重大》，新浪网，2019年10月25日，日? <http://mil.news.sina.com.cn/2019-10-25/doc-iicezuev4957620.shtml>.

② Ian Storey, “China’s Bilateral Defense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Asian Security*, Vol. 8, No. 3, 2012, p. 296.

③ “3G SAF”, Ministry of Defence of Singapore, <https://www.mindef.gov.sg/web/portal/mindef/defence-matters/defence-topic/defence-topic-detail/3g-saf>.

## **The Logic and History of ASEAN' s Security Cognition o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sychology**

Wang Jianfeng

**Abstract:** Security cognition is , under the stimulation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 the expectations , assessments , believes and reasoning processes formed by actors for the events , policies , behaviors , trends and their development rules in security field. The change of actors' security cognition is not spontaneous , but is done jointly by the interaction of external environmental stimuli and security images project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stimulation for the actor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signal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 after which the actor will have an adjustment process in the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responses is that the actor gradually projects different images of the specific cognitive objects , the transition from one security image to another means the change of actors' security cognition. In addition , this “stimulus – project” model in its practical operation usually influenced by some intervention variables such as capability gap , historical memory and geopolitical factor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logic evolution mechanism of ASEAN' s changing security cognition towards China by these two cor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three intervention variables. Using , then , this analysis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history of ASEAN' s changing security cognition on China since 1967 , and its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is to search for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strategic lessons to ensure that ASEAN' s security cognition on China is always maintained in a positive and positive direction.

**Keywords:** security cognition , security image , ASEAN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sychology

## **Singapore' 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and Defense Diplomacy**

Zhou Shixin

**Abstract:** Singapore' s defense strategy is consistent with its unique geopolitical location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Since independence , Singapore has always been keeping extremely sensitive to national security , avoiding to be the target of other countries due to its lack of strategic landscape and defensive capa-



## CONTENTS

bilities. To this end ,with the change of recogn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growth of its military and economic strength ,Singapore’ 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has gone roughly through three stages ,and has successively proposed strategic concepts of “poisonous snake” , “porcupine” and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armed forces” ,and currently still exploring new ideas and thoughts.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Singapore is also actively developing defense diplomacy with other countries ,mainly relying on the ASEAN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ASEAN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and the ASEAN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Plus and some other multilateral defense cooperation at various levels ,such as the Five 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 ,and military train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defens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is in line with Singapore’ 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trategic concepts. The two sides have actively tried to promote exchanges and talks between defense officials and think tanks at various levels ,as well as joint military trainings and exercises ,and achieved a lot to enhance the bilateral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with the times. It also has a strong constructiv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re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Keywords:** Singapor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Defense Diplomacy ,Poisonous Shrimp ,Third Generation of Armed Forces

### **Interests and Identity of ASEAN Membership:**

#### **Myanmar’ s Attitudes and Reactions towards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Shao Jianping , Ma Xiaodong

**Abstract:** As a non – claima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nd member of ASEAN ,Myanmar remains neutral on specific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alls upon the parties to settle disputes through peaceful means and safeguard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China – ASEAN relations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t the same time ,as an ASEAN member ,Myanmar also hopes to exert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uring her chairmanship of ASEAN ,highlighting the position of its role of “the rotating chairmanship of ASEAN” . Myanmar’s attitudes towards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re based on Myanmar’s diplomatic tradition ,the im-